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綺樓重夢  
第三十九回 花襲人因貧賣女 賈佩荃聯譜認兒

小釵聽是太太喚他，就忙到上房來。只見一個三十上下年紀的俏女人，同著一個十四五歲的俊秀女孩兒站在太太旁邊，見小釵進來，就一齊跪下磕頭，又打足全請了安。王夫人說：「這是當年伺候你父親的丫頭，名叫襲人，嫁給戲旦蔣琪官，生這個女兒。如今琪官癆病死了，家裡艱難，要把這女兒賣在我府裡，特叫你來瞧瞧，要他不要？」李紈笑道：「這樣俊人兒，再十個也不嫌多，怎麼不要？」小釵問：「多少身價？」

襲人說：「憑二爺賞就是，那裡敢論價。」小釵就叫香玉去兌了一千銀子，同他母親去寫了一張身契，留在怡紅內房伺候。

太太、奶奶又各賞了襲人幾兩銀子，留他吃了酒飯回去。

到了晚上，這夜輪該娟娟、躑躑、春茗、芳夷值班，上了炕就叫那新來的丫頭陪睡。誰知摸了一摸，竟是沒有前竅的。

便叫拿火來。娟娟把蠟燭一照，只有後面一個窟窿，比別人的略開闊些，前面是光光的。眾人都笑道：「奇怪，你難道不瀉小便秘的？」他紅著臉回說：「外面是總共一竅，裡邊卻分個前後兩處的。」春茗笑道：「是了，他父親是做戲旦的，自然用著後竅；母親是用前竅的。如今合成一孔，南北兩便。二爺好運氣，買了一個丫頭，卻帶了一個兔子來哩。咱們把炕幔放下，由著二爺上前落後，一箭雙雕罷。」不一會，內外房都睡靜了，只聽得這丫頭哭著求告道：「二爺開恩饒了罷！往前還疼得略差些，往後更疼得受不了。」小釵笑道：「我替你取個名，就叫做雙雙，派你明兒在外房該班罷。」一面叫芳蕙上炕去換了他下來。可憐路也走不動，捱牆摸壁，掙到外房，和一個丫頭同睡了。眾人都來瞧他那話兒，笑道：「果然奇怪，又不是石女，又不是二雄人，不知將來會受胎不會？」芳蕙問小釵道：

「他一而二，二而一，好不便當，怎又叫他該外班呢？」小釵笑道：「到底是各樣的，自然是分門別戶的才妥當。」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傳將開去，連上房通知了。傳燈在西庵聞知這事，便說：「這是母親造下的孽，才有這惡報。當年襲人姐在太太跟前聳了許多閒話，害黛玉氣病死了。如今生這樣形體不全的女兒，叫人三三兩兩的笑話。」淡如和瑞香聽見了，就同到怡紅，硬硬捉住他，脫下褲子細細瞧了一回，笑個不住。瑞香就仿著騷體做了一首歌兒，道：

彼嬋媛兮，邯鄲倡。彩葑菲兮，聿乖常。竅孤生兮，滄園陰陽。父風母氣兮，二而一。前涂兮，後徑仄。荃荒芴其安適從兮，歧路徘徊。雨翻雲覆兮，巫之台，騁北轡兮，俄南猿。

形勞勞兮，中煩冤。既干進而務人兮，羌錯趾於中道。蛟將偷兮天君，夫告餘以不好。體不備兮，恩易絕。斂餘股兮，曳餘。屏閒房兮，贈餘。蹇誰留兮，彷徨。怨公子兮，淚浪浪。

金荃、盈盈本很通文理的，瞧了笑道：「題目本新，這歌兒恰做得離奇古怪得很。」小釵也笑道：「瑞妹妹，你病剛好了些，又來造這些口頭孽。恐怕太乖巧了，養不大呢！」

簾外岫煙接口問道：「那個造什麼口孽？」眾人瞧見岫煙，忙站起身，說道：「先生不很到園裡的，今兒想是也要來瞧瞧獨竅丫頭了。」岫煙說：「那有這閒工夫瞧那樣怪東西？」

我來和釵二爺商量一件事，想發個小財兒。」小釵道：「請先生講來，怎樣的發財？」岫煙道：「說起話長。本京有個姓賈的，名中虛。卻不是賈華宗，家財有幾百萬，單生一女小名佩荃，今年十四歲了。長得異樣標緻，且會詠詩作賦，兼善吹彈。

前兒同他母親在陶然亭遊玩，碰著了萬歲爺的哥哥六王爺，羨慕得很，就人上央人去做媒，要娶他做二房夫人。那賈家夫婦把這女兒愛同活寶，那肯捨給這六十多歲的老頭子做妾？執意回覆。誰知六王爺著了魔，眠思夢想，決要娶他。就差個極惡的家人，姓牛行十，找著一個姓苟的有名凶棍，叫做苟計把，因他會想惡計，把持官府，欺侮平民，才起這個混名的。牛、苟兩個貪著王爺的重賞，強做硬媒，拿了三千銀子，一百匹綢段，幾十件首飾，揀在賈家。訂了吉日，定要娶他女兒進府。

那賈中虛雖是大富不過，捫個五呂虛銜，如何抵敵得王爺的聲勢？昨晚托人來央我家薛二爺，要他來求著府上認做本家，情願送薛二爺三千銀子做謝儀。因此，薛二爺叫我來向釵二爺求個情，若肯認是 본家姪女，就好退他聘物，救全了這俊俏姑娘。

不但我夫妻借你的光，發發財；連這女姑娘並他父母，都是感激的，另有重謝。」小釵說：「既是才貌雙全的小姑娘，如何肯配給這麻臉白鬚的老狗頭？聽了都叫人生氣的！我卻不要他的重謝，也不要做姪女，只要這姑娘親到我府裡來面求，若果真是個絕色，我就認他做妹妹，包管那老狗頭不敢胡鬧。先生儘管收了他的謝禮，揀個日子同他進園來。」岫煙喜歡道：

「就是明兒個，我同他來罷。」小釵道：「很好。但須要先生面告過太太、奶奶，才好放心辦事。別又叫上房知道，說我鬼鬼祟祟的，引誘人家閨女。」岫煙說：「這是積陰功的事，太太、奶奶決然肯的。我這會子就去告知了，明兒先到上房見過，才領到園裡來。」小釵得意洋洋，送了岫煙去後，早早用了晚飯，就上炕睡了。

第二日天才明，就起來梳洗，吩咐預備上等酒席伺候，又差了幾個宮女、丫頭往上房探聽消息。自己躡進走出，等得十分焦悶。直到太陽大高了，宮梅來報導：「果然怪俊的一位姑娘，嘴口又活脫，太太、奶奶都愛他得很。留他在上房吃茶、點心，諒來吃完了就出園來的。」小釵問：「大模兒像那個？」

宮梅道：「比白小姐還要嫵媚些，卻又斯文，又穩重，有笑有說，和氣不過。」小釵聽了，雙腳亂跳，就像瘋了一般。忙叫傳話出去，差文武兩巡捕，拿枝令箭，立提牛十、苟計把到府。並請了六親王來有話面說。

隨後接連的報來，說他真似天仙一般的相貌，忽又傳說同了薛二奶奶到園裡來了。小釵忙忙迎接進怡紅院來，佩荃跪下拜見。小釵雙手抱住，讓他坐下，卻忘了讓岫煙坐。岫煙會意，便說：「你二人慢慢敘談，我有事先去了。」小釵才覺得岫煙也在跟前，忙說：「先生慢些去，瞧我辦明白了這頭姻事，好去回覆薛二叔呢。」話未說完，宅門婆子傳進話來，說：「六王爺來了，要求見二爺。」小釵就同了岫煙、佩荃出到院門口，眾姐妹聞知有客，也都來了。打伙兒到東邊內會客廳後軒，各坐在玻璃屏內。小釵直等他跨進門檻，才慢慢站起身，往前拉拉手，六王爺卻深深打了一足全。小釵只做個勢兒回禮，讓他炕上對面坐下。小釵惱著臉問太監道：「這兩個王八蛋拿到了沒有？」六王爺站起身來說：「這兩個狗奴才，借我的名色在外招搖撞騙，無所不為。我有了些年紀，一向失於覺察，前兒才知道了。各重打了一百馬鞭，鎖在空屋裡，還要細細拷訊。

誰知昨夜三更，斷鎖脫逃。現在四路查拿，待拿到了，立即送到台下領罪。」小釵哈哈冷笑道：「我買家雖然窮苦寒賤，也還不到賣女兒做妾的地步。怎麼差了凶奴惡棍硬送聘物，要強娶良家閨女？這件事必得面奏聖上，請旨定奪呢。」六親王慌忙打了一足全，說聲：「王爺息怒！這硬送聘金、聘禮的話，毫無影響。總是這兩個狗奴才信口胡說，我全不得知。方才府上巡捕官說了，我才知道。其實並無此事，求王爺開恩詳察。」

小釵問：「到底把三千銀子並綢緞首飾送到賈中虛家裡，是有的，沒有的？」親王說：「實實沒有的事，千歲爺是出將入相上等的聰明聖人，想想人家對親，焉有個不打聽打聽門戶，不等不允許回音，就冒冒失失硬送聘禮的？天下諒來沒有這等糊塗混賬的東西。況我這樣年紀，有妻有妾，多子多孫，還要聘什麼側室呢？求千歲爺別聽了那些旁人的胡話。」小釵聽了，便掉過口來道：「據這麼講，竟是全無影響的了。也罷，王爺請回，待上緊拿住了這牛的、狗雞巴兩個，嚴刑拷訊出真情來，再辦罷。」六親王又打了個足全，說聲：「謝千歲恩典」才退出外去。小釵送到門檻邊，站住身，拱拱手道：「請了，恕不遠送。」

小釵回身走進屏後，笑道：「造化，這老狗才也還懂竅，只當認罰了幾千銀子，求個安靜。如今先生把他那送來的聘金、聘禮收來，做了謝禮，不必妹妹家拿出錢來了。」彤霞道：

「你是異姓王，他是個親王，怎反這樣怕你？」小鈺說：「什麼話？我替皇上家出過力，有大功，現掌朝綱。他不過恃著宗親，並無尺寸功勞，享受富貴，還敢這般混鬧？若是奏明聖上，這王爵就有些不穩了，怎麼不怕？」佩荃再三道謝。岫煙也道了謝，就回家去了。

小鈺同了眾人回到怡紅，坐席吃喝猜拳行令，十分快活。

佩荃幾番站起身要辭回家去，小鈺道：「妹妹，你也太薄情了，你瞧這老東西，漆黑的麻臉，雪白的鬚髮，聳著肩膀，駝著背，年紀好做你的祖公公，就配做正妻，還是屈殺的。何況要討去做小？如今我替你解釋了這惡姻緣，還要替你做媒對個好妹夫，你卻不理我了，只想回家，難道多住不得幾天的？」碧簫說：

「妹妹我也愛你得很，竟到我那邊去同住幾天罷。」小鈺說：

「聞蛩館太遠，來往不便。不如在凌波垞和玉姐姐同住最妥。」

就中女：「快去取副鋪蓋，鋪的白小姐炕上，晚間好同睡做伴。」要知道小鈺派他在玉卿房裡，原為進出便易，已是有心的了。佩荃卻不懂得，不便推辭，就依允了。定更後，席散了，各人回院。

小鈺那裡丟得開？悄悄叫宮梅提了個小燈，跟著到凌波垞來，見玉卿在炕上換睡鞋，佩荃恰好坐在便桶上。小鈺乘著酒興，連忙拿了一張手紙趕過去，說：「妹妹，我替你揩。」佩荃著了慌，連溺也沒有撒完，忙提著褲站了起來。小鈺的手已經搭在他粉嫩溜滑屁股上，再也不肯伸回去了。佩荃羞得臉紅，叫聲：「好哥哥。別這麼鬧，放開手罷。成什麼相兒？」小鈺又哺了他一個嘴，才放了他。回身抱住玉卿，道：「姐姐你二月十六日就要動身回南，今兒已是十三日了，算來只有三晚住。

今夜我和你同睡，也好替你餞行。」玉卿因婉淑揀定日子，叫他和小翠坐船回南，正想要和小鈺敘敘別。無奈礙著佩荃的眼，假意啐道：「你怎的囁糊塗了？來這裡混鬧！再敢這麼，我即刻去告訴你家奶奶。」小鈺笑嘻嘻，也不答他的話，叫宮梅拴上房門，硬替他脫衣服。玉卿這時候又不好變臉，又不便當著生客幹那私事，真是心不自主。佩荃叫丫頭：「開開門，我到別個房裡去睡罷。」小鈺忙叫宮梅攔住了門，不許開。說道：

「妹妹，你只管睡你的覺，我們干我們的事。你別管我們。」

宮梅是愛頑皮的，那肯放他出去？別的丫頭聽了小鈺的話，也都不敢開門。佩荃正在張皇，見那玉卿的上下衣服都已脫光，小鈺就放他在被裡，自己也忙忙脫衣。玉卿想想，諒來逃不脫的。便叫丫頭快吹滅了燈。丫頭果然把房裡的燈通吹滅了。

佩荃只得和衣鑽在自己的被裡，雖是各副的鋪蓋，卻同在一炕，離不很遠。假裝睡著，聽他們窸窣窸窣鬧將起來。漸漸聽見啞水聲，又聽見嘻微笑，濃濃私語。聽得動了情，不知不覺，褲襠裡也流出涎水來了。這夜月色大明，因為忙忙吹燈，窗上屨板不曾推上，月照窗紗，十分明亮。佩荃偷眼瞧瞧，只見二人疊做一堆，嘴接著嘴，錦被亂動，真是一幅活春宮圖。